



10810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二

國朝

宋

以爲下趙之對問其明日鏡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宋

宋史本論卷之四十一李光弼與宗齋李嗣玄較正

論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事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一

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部將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靜進退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彼疆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與之鐵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

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帝以子儀光
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策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
立帥於是九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
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
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此爲宣撫河北時
節制不專而發也

論將

昔之善爲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
結之然後可與肩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
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
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爲將而次舍井竈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二

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
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
之師聞之群共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爲將
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
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爲吮之士皆樂
爲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
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
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毆
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况
可望其殺敵之功哉韓信之請井陘令背水爲陣旣

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授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馭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令卽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况其餘哉漢以魏其爲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靡下今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三

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畧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爲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爲則又疑其以私恩取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乎

此靖康中公所以來唐耿之讒也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蓋亦各有所長觀肅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險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輦致其毋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晏樂恩賜使者相街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以肅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

論唐德宗任陸贄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難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然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斥牙宣力而贄之助爲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况德宗中人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

欽高二宗在危難時亦不能用
公此公之所以思爲德宗用也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仗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
人若有以崇獎而激勵之使知義重於生而不難於
處死然後可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
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
與之俱存彼且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蹈危亡
以圖安存而捨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以能爲故孔
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
利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則從權臣利在闔宦則從闔宦利在夷狄則從夷狄
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可勝數方

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悅可人意及其臨

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視其君如路人然况肯履刀

鋸蹈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

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

之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

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爲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

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臣許之安祿山反

河朔皆陷明皇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

聞頽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其後歸朝峭論鯁議爲奸臣所擠殞於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爲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莊周謂外物不可必故爲人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干剖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六

也夫忠與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在人者何可必哉惟其不可必此所爲外物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親雖不我愛而盡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我信而盡其事君之忠者忠之誠也使親能愛其子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治卽忠孝之名不立惟其孝而親未必慈故家有不和而孝子之行彰忠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臣之節著然則爲君親者可不監哉

論荀彧

荀彧去表紹越河冀問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
勸其定兖州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
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臯
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畧許之操旣得志
欲歸功於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卽董昭九錫之
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彧自殺范曄
取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爲教盜穴壘
發櫃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
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
忠之必篡唐也爲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七

梁客將張延範爲太常卿而樞執以爲不可全忠怒
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
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爲
小者尚不從我况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彧之於
操正類於此若彧之智畧豈不知操之奸雄必至於
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爲阻而
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爲漢之名而不知操之預
是爲慙史謂彧忠於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
論其心之過也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凌蔑中國無所不至僅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使由海道約女真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有靖康之變虜騎長驅至今爲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旣借其力與之圖事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寔旣露爲彼所料則必有窺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此所以必爲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夷荒服其來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八

則坐諸門外使吾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况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王之深戒

其後宋又借蒙古之力以滅女真而

宋卒不祀
狄公之言何其驗

論盜

危亂之世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長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仇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

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
曹操用黃巾而被紹術太宗起于晉陽取關中以定
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
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嚮其氣使遵我紀律而
聽我驅策則用盜賊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
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其貪婪之志二難
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界之部曲則易叛四難
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駕
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
祝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

界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

其難也將轉而爲利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

斯術矣公後宣撫荆湖悉招徠群盜而用之卒得其
力公之言無不可券諸行當時不用使後選

覽觀者嘆焉此亦
千古之炯鑒矣

論變亂生於所忽敘古今變亂
如指諸掌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侯置守隳名城殺

豪傑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

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

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蘆叛於前

吳楚七國變於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旣已滅絕

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爲可以無慮矣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關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於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肅楊氏乃以女寵翦禍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權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鑒藩鎮之弊削其權一切任以女吏尺土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

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爲歡隣西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於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摹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爲變故者皆出於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不可以人力爲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於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

蓋雖聖人創業審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太公爲政於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弒之臣周公爲政於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有陵遲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患禍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一

自古帝王興於西北者多能兼并東南而宅於東南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并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取長安遂定海內本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如拾地芥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雷掃得洛得關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以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戰國之兵皆仰闕而攻秦說者謂自關中下兵如建瓴水夫是以

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
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強壯堅忍耐勞苦
而習用兵加以上產健馬便於馳逐精甲利兵強弓
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陳舟楫
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
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入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
者焉當其可爲之時而不爲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
聽納之君因時定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
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贊之高祖卽日駕西都關中而
不疑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二

論孔文舉

孔文舉志廣材踈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
海內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豈非以其氣足以蓋
天下乎其爲北海相爲盜賊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
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
州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譚笑自若
旣還許都雖曹操之奸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
如峭論鯁議屢沮其謀嘲誚躡蹠畧不爲之下故議
馬日磾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肉刑之
不可復則比之新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氏賜子

不也則謂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其討烏桓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也則不俟朝服請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書抵操爭之尤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顛大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融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舉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有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比之山有猛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十三

語哉

論治盜賊

至言妙論此今日對証之藥也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痰涎夫痰涎乃吾之真氣所以爲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節之升降皆以津液爲本至於聚而爲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爲邪氣之

所傷內爲寒熱之所薄而致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

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
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爲本至於散而爲盜賊則必
失於相循而外爲奸民之所脇內爲饑寒之所迫而
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瘰癧以藥化
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
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
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
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
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將何以息

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四

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
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
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
是盜悉平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
賊之物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
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
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
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
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爲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爲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蹙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苟彧勸以先定兗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爲法乎至於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五

公建策謂巡幸之地關中爲上襄鄧次之此其帶觀者至熟也謀臧不從竟成南渡以迄于航愴也悲夫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棲於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旣霸蠡以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己以謝項

羽深交項伯以脫于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以爲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羽之時不因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導引碎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遊而韓彭盧英皆被菹醢雖蕭何不免縲紲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厄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此憂患之言也其得于學易之後乎

論秦隋勢之相似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六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爲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爲南北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爲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材大畧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於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沒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爲君之道繆所以爲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托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元首叢脞則萬事隳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爲明以苛爲德竊竊然惟恐

人之軋也而奢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
餐天下事無小大皆央於上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
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爲君之道者此
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
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心而信厚和平
必有以變移其風俗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
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不刻削而急持
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
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爲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
內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七

以亡隋文亦制爲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
將誅滅畧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群
盜讜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
下而以仁義治之惠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
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
故曰繆所以爲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
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爲藩屏資其犬牙磐石之
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百年夫豈無僻王
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
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爲天下之所以戰鬪不休者以

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子弟爲匹夫內有奸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爲國本旣得其人而又付之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始皇有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比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爲璽書召之而付之趙高故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子勇聽讒譖而幽之臨終以廣無禮雖有召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八

之言而付之楊素故煬帝得肆其毒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秦隋之所以興亡漢唐之所以相繼無一不合豈氣化周流有自然之符耶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

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強而示之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邠狄人攻之車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去畧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亮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撓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七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宋之勢弱甚矣能轉弱而強者惟公惜乎宋之安于自弱也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

敗符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荆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爲策若周匝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繫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躡蹙之其機在少譬猶撼巨石於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非衆其力則不可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搏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豎之嘗秦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爲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寔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之爲巧也孫臏爲齊救趙而引兵以趨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滅竈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銳倍且并行以逐臏此

爲巧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凡

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洵此爲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趙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爲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徂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泚水上此爲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將誅之諸將諫以爲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二一

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其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鐵騎劫取光弼不然無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不足

以爲功口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過貳者不思奮
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惟其料敵之巧如此
故足以立竒功然則兩軍相持不計強弱虛寔而浪
戰者欲無敗難矣况能立竒功哉

論交深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
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交太深則
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
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
其窮居結劔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二二

陳澤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
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
兵東下戰於鄗北卒斬成安君泚水上故其交之所
以深者乃其相滅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
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
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
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於班氏東漢成於范
曄三國成於陳壽晉宋至隋成於唐唐及五代成於

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畧審否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者豈非以其是非取捨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以取信於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沒善不隱惡而褒貶無所私也當其時作史者或由於喜怒或出於愛憎或有所諱避或爲之假借而是非取捨不能不容情於其間則奸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退者未必褒君子爲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爲是小人爲惡而得時者未必以爲非此乃其所以多廢而不傳也至於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異代時世旣殊而喜怒愛憎之情雲霧烟滅然後公論出而是非取捨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借之私奮直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筆并而不足以害其大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其特以其偉良史材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於人心而合天下之所謂公論者焉且古者天子不觀史而自唐以來始進書又以宰相爲監修官而欲取信於後世難矣

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五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季綱伯紀著

明

宗人李春熙皞如韓宗裔李嗣立較正

贊

洪崖先生畫贊

洪崖先生張氲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乘驢名之曰雪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橘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之多繪以為畜蓋有道者也為之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一

信字 九

云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葛藤橘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梁谿真贊

梁谿公號也

是為梁谿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游戲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

瑞光岳立化雀贊

宣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有雀立化于瑞光巖之佛殿香爐上宗本之徒明贖來沙陽出畫圖示予以偈贊曰菩薩遊戲于神通六道四生咸可入爲欲化導諸有情故于異類而出現諦觀此雀甚微敢每食一粒棲一枝卑飛不出蓬蒿間遠舉安知鴻鵠志而能坐脫與立亡依彼金容及香火屹然而化不震動如以木石鐫刻成非諸菩薩威神力孰能現此希奇事我觀三界諸衆生惟人實具大智慧妄想顛倒造諸業失身淪入旁生中重爲毛群輕羽族破碎一切諸蠕動雖云妙覺不銷亾無那沈迷益懸遠菩薩慈悲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二

哀憫故現身與彼爲導師緣終寂滅顯示人使知佛性無有二佛子若有瞻禮者願言悉發敬信心勇猛精進趣菩提皆具如是菩薩行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覺金仙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約而會旣勤樸斲塗墍之功而采飾未施相好未具有以工之所募畫爲未然者將毀其像而改造之始建是議而像出異物色如黃金顆如真珠徧滿佛身及蓮華座如水布沙如蠶種子瓊璨熠燿光奪人目

士女童稚瞻禮贊歎隨意撥取已而復生不可勝紀
於是曩之建議者悔罪懺非財施益盛緣事遂集客
以其故語予往觀信然得數粒以歸予雖不能知其
果爲何物然竊思諸佛顯示神變化導有情不可測
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天及入建寧堵波種
種供養以作佛事與此事設現金色珠攝伏不信增
上慢者其理一也惟舍利子體極堅固鍊鍛焚燒所
不能壞而此珠虛脆不實力可破碎爲不同耳蓋舍
利子者報身所成而此珠卽土木假合而化故不得
不異也知諸佛法如幻如夢如像如響如光影如空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三

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身與此土木之所假
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之虛脆不實亦無差
別惟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谿居士欲重宣此義
以偈贊曰

稽首釋迦文善逝天人師緣終示寂滅無量舍利子
悉建寧堵波天人共瞻禮像法住世間化道諸有情
亦示大神變攝伏不信者璀璨真金色清淨妙寶珠
卽彼土木中現此希奇事有來瞻禮者隨取卽與之
旣與出愈多不可爲量數當觀舍利子及此金色珠
堅固與虛脆無異無差別佛子具智慧悉發敬信心

勇猛勿復疑歸依無上道

富鄭公畫像贊

契丹自澶淵之後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至慶曆間以我方用師西鄙且厭兵困聚重兵境上遣使來聘欲求闕南故地中外震懼是時富公受命報聘旣見虜主爲陳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虜主感悟因許增歲幣而契丹平北方至今無事其後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時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官廩以賑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散處其人凡活五十余萬衆立法簡便天下至今法之惟公以制科中第歷諫官侍從以至宰相危言直節以道進退勲業甚茂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此二事爲最予嘗讀公諫垣集奉使錄慨然想見其風采及來沙陽見公繪像於羅疇老家命工傳寫且爲之贊庶幾日瞻儀刑以慰慕仰之心焉其辭曰

天下達德惟仁智勇合之成體散之致用岳岳富公備此三德直道不回以相玉國其智伊何克於使虜敷陳利害以悟其主歡盟至今莫敢予侮其仁伊何見於救災饑民如雲襁負以偕法簡恩周垂訓將來

何以行茲斷以勇克衆人所懼公獨不惑奪虜之氣
厲色折之賑民之饑誠意活之我生後公今覲厥像
丹青載傳朝夕是仰意與神舉數無和氣限大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羅漢贊

第一尊者正坐垂足手隱橫板交十指爪前
有居士作禮鬼使致書若請召狀後有侍者

真禪于义手而立
佛所印可大阿闍黎隱几合瓜泊然無爲懇請何人
按地作禮不起于坐應供千里

第二尊者正坐肩倚拄杖左手握拳近口右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五

手垂膝把經卷微露梵書設鑪香後有侍者
回顧一婆羅門手抱稚獅子

倚杖于肩屈皆近喙廢經不讀思第一義大獅子吼
真獅子兒轉秘密藏其誰能知

第三尊者正坐踟蹰以兩手义指置足上昂
首仰視錫杖倚牀前有胡人佩劍曲拳後有
鬻女捧香山而立

义指膝間目視霄漢意象軒舉邈無畔岸剛大之氣
塞于天淵俯仰無恠縱心浩然

第四尊者據巨石植右膝而坐手持數珠下

視一大蛇蟠繞石前有童子震怖擲淨瓶
穢于地侍者抱撫猶竊回顧

華林擾虎手舉數珠馴彼鬱屈亦用茲乎巨類修鱗
能怖童子慈眼視之毒心自弭

第五尊者偏坐曉一足手執拂回顧侍者於
蓮化餅折蓮房以獻瓶中有戲龜童子跪而
觀之後有胡人佩刀植戈而立

藕花蒲瓶蓮房自折神通妙用在於舉拂童子何知
跪觀戲龜六用不藏使之者誰

第六尊者靠禪板植左膝垂右足而坐兩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六

展經卷開口如讀前有獅子銜花胡人背手
回顧後有蠻女奴執拄杖侍立

老矣衰疲背依禪板讀經何爲聊以遮眼植膝垂足
獅子銜花杜其德機豈有斯邪

第七尊者反掌叉指跣足而立仰視空中一
珠侍者捧香爐蠻奴佩刀捧盤盛鐸杵隨之
寶珠騰空光焰璀璨諦玩無斃有見皆幻堂堂風儀
龍象之姿靈杵寶鐸往將加持

第八尊者跏趺正坐手執方鑑若說戒狀傍
有侍者合掌蠻奴執羽扇前有后妃盛服胡

跪若受戒狀二女童侍立

本無戒持何嘗有破方便爲說三世因果服飾燁然王者之妃胡跪諦聽善思念之

第九尊者扶杖臨石岸而立一蠻奴掖之下瞰巨浸觀蠻奴以竹器卸經卷花卉置水中

有群魚銜經蠶氣成樓閣一龍出沒浪間
魚龍祕怪各有佛性散花投經出沒游泳具大悲心
平等施之徃因奴力入天之資

第十尊者倚老松以左手支頤並足而立仰觀松杪有猿摘松花以獻後有蠻奴抱經持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拄杖侍立松竹間有虛禪牀及方案上有古盆貯水養花卉之屬

長松森然虬枝拂天支頤據木仰睇玄猿竹樹之間方虛禪座我欲攝衣徃補其處

第十一尊者偏坐左手按膝右手植牀榻上拳拈支頤回視一童子置飯掌中以引鶴

寢坐便安支頤握拳一念不波靈臺湛然婉彼胎禽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承誰恩力

第十二尊者垂足正坐回顧第十三尊者笑

語以右手據床榻左手舒掌侍者以餅水滴

數座親密便於笑語懷抱之適怡然相顧瀝彼餅滴
注于掌中普潤四大一滴之功百計開誠莫以笑矣
山川之第十三尊者正坐曲身就第十二尊者語以
及二童子碾茶治具於竹林間

俯身說法未能忘言無量妙義見於指端童子茗供
竹間治具滌煩消渴惟此之故吾獨自謂亦未入

第十四尊者長髯郁然不剃植杖材間倚巨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八

麋麋群鹿出于崑端植杖倚松寓目縱觀風度凝然
萬法皆了去髮留髭豈無所表

第十五尊者携杖以虎負經自隨有老人道

帽相並尊者舉手作笑語勢後有鬼神被甲

執旌旗從行鎖一熊負一沐猴

適從何來遊歷於此大空爛斑負經以侍有備衣冠

山川之祿旌麾戈甲其從如雲

第十六尊者於山林水石極幽絕處以袈裟

蒙頭入定有懸瀑淙瀉三蛇出其前一將澗

欽一方行一蟠結

崑谷窈窕林苻扶疎瀑布淙射蛇蟲之居衲帽蒙頭
安然入定詵能出之其獨也正

保寧禪師真贊

此是保寧風度具眼衲僧試觀面孔雖然醜拙肚裏
非常峭措佛祖一口吞盡問着當下休去却就梁竈
覓贊大小一場露布

頌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并序

唐天策十八學士關立本畫像稽亮贊淵聖

皇帝題其姓名以賜太子詹事李詩真絕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九

之寶也臣某拜手稽首謹作頌曰

英英策府十八學士森如驥驟才德兼備太宗御之
六轡耳耳嘶風籜雲一日千里丹青之妙寫于縑素
千載風流遇之且暮於穆淵聖天縱多能遊戲翰墨
識其姓名人物圖繪及茲宸藻是爲三絕萬世之寶
沙漠苦寒翠華未還傷心北顧喟其涕潛安得傑才
如彼諸子扶翊中微國勢振起豈無趙卒爲御以歸
老臣衰疾跂而望之

銘

直几銘

斲木爲几病夫是憑限腋扶肘以便其形子厚所斲
次山所惡問何以然惟曲之故我作斯几其直如矢
匪彫匪飾自全厥美隱之而坐不倚不局心凝形釋
灰稿木空齋雖量數然語言語言輒輒將將
夫方杖銘非香非黃蓋未嘗華非雷非商春然文
古后有制老則賜杖用之扶持利有攸徃後世靈壽
因以徼福光誇赤藤美稱桃竹我作斯杖不圓而方
剛健篤實用行舍藏曳策逍遙丘園之寶孰爲老龍
放之而笑

多言人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一

李子遊於古蘭若有金人焉啓其口而銘其臆曰我
古之多言人也勿誚多言多言何傷言而當道說約
以詳胷襟流出與道翱翔如雲起雷震于十方如谷
簫響應而不藏爛乎如星辰之經緯沛乎如江漢之
汪洋五色相宣黼黻文章五聲相比磬筦笙簧詭知
夫色未嘗色非青非黃聲未嘗聲非宮非商著於文
字文字相空詭能測量達於語言語言解脫詭得稱
揚滋發上根下根衆生一音演說徧覆三千大千世
界舌相廣長是以前終日言而未嘗言其心了了終
日默而未嘗默其音琅琅如來入滅而四十九年不

曾說法維摩無語而三十二義皆發光錚惟道之極
言默不足以載故予遊戲於辯才三昧聊自得而倘
佯李子顧謂其徒誌之若此者可以多言矣

龍興深老作潛菴梁谿居士爲書其榜且銘之曰魚

龍潛於淵釣單絕機械天地潛於心方寸具覆載諦
觀此菴中不廣亦不隘森羅含萬象空洞周法界請
問云何潛非內亦非外寶剎現一毫源彌藏一芥萬
緣息一機衆竅虛一噫足跡不可尋濕灰乃見惟百
鳥不舍花負命難索債全身入虛空無在無不在欲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十一

識潛菴人豈離這皮袋

傳

武剛君傳

武剛君姓金氏名辟疆其先楚人也七世祖鏐居於
越之邪谿聞歐冶子者通於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
理得鑄人術因往見之歐冶子薰視鏐曰子之質美
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爲國器乃留與居汰去麤悍
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礪而淬礪之文采豔發其材
氣天下無雙歐冶子撫之曰子所謂鐵中錚錚者冷
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其猶龍乎因號曰龍淵

子薦於楚王楚王悅之出入起居必以自隨咸寰海
內名聞諸侯於是晉鄭興師以伐楚曰必以龍淵子
爲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鄭之師伏尸十萬
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淵子之力爲多親
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常戰國時尤寵任
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干越王勾踐勾踐將封之
以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薛燭曰此國寶也
三鄉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
纓纓短後之衣以術干趙孝文王孝文王好之終日
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爲陳其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二

之功德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
下而頭胡纓纓短後之衣其術特庶人之所好不足
多也王悟乃疎之遂廢不用而當時游俠之士荆軻
聶政之徒往往私從之遊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
武剛君辟疆者起於楚漢之間挺挺有祖風辟疆之
爲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
刑法兵家戰鬪之術性剛果不喜人柔佞見有禍亂
姦宄必欲削平之其志氣凜如嚴霜秋水毅然有不
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膽破股慄不敢
仰視其與人交惟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斃苟非

其人捨去弗顧秦始皇帝旣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遯逃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時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行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旣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三

寵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仗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核下遂卽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爲君第國有大事則召君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徃徃勁直明敏淬鋒歛鏑以節義自將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食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果

募漢繇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異代猶禮
遇不衰至晉太康中回祿氏作亂劫武庫焚蕩武剛
君之第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
者與其妻莫邪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豐城
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
煥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邪氏
而斗牛之氣滅煥私匿莫邪氏而以干將歸華且曰
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邪氏也亦曰久當復
合及華將遇禍于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攜莫邪氏
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遣沒入視之有二龍蟠結風濤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四

洵湧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
而華煥之言驗云

太史公曰古者五行各立其官金姓蓋出於少昊氏
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
姓其北方之强者歟觀其爲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
物勁正之氣毅然見于色其亦鍛鍊淬礪之力歟卒
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來延平感干
將莫邪氏之事考諸傳說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
大畧著于篇

方城侯端木子平者堯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澤間鬱然有凌雲之志弗肯仕堯命益作稷益烈山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舉薦于英工垂番乃命其徒爰戕斤斧之漆雕氏藻飾之以見堯于總章堯是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閒暇既見子平嘉其有局量井井然以繩墨自治置之左右因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樗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得備器使間分寸淺狹不足以奉清問臣之學上通乎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備乎人事與夫軍旅征伐之法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曆成日而曆法生焉此天道也開方之術提封三十六萬井內建王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好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此人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爲上以攻則勝以守則固者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征伐之法也堯方命羲和奉若天道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命禹平水土奠山川底貢賦錫土姓而苗民有罪命禹徂征且伐叢支胥敖氏之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堯之子丹朱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未幾

丹朱悉傳其術帝用嘉之列爵分土封之方城而子
平有二子長曰太白次曰太玄子平中分方城之地
以子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太白矜太玄之弱嘗聽其增甲兵布行陳定營
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玄傲然不服轉戰逐北度劉其
邊陲俶擾其腹心虜掠其士卒攻圍侵斷智詐首出
戰罷效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而太白之勝居多
其用兵之法雖臨事制變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致
人而不致於人者常勝不計利害深入浪戰者常敗
有知兵者從旁觀之曰此無他爭先法耳夫方城闔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六

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
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於蝸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
尸百萬流血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時
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饑渴之爲患晝戰
不足繼之以夜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而二子特甚
焉其善用兵出於天性非積習所能致每戰軍士皆
啣枚但聞擊搏之聲進退緩急惟所指使雖戰死不
離部伍戰勝亦無敢譁以爭功者其操術然也方
城戾爲人方整嚴重外雖有廉隅邊幅而其中坦然
二子圓脣黑白太分勇而好鬪殊不類其父風然要

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斟灌斟尋氏兄弟相
攻而宋人教其子爲儒墨者異世而同科二子旣日
以攻戰爲事其陰謀竒計傳於後世縉紳之士多好
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詔金
馬門者徃徃善其事而閭巷厮役輩亦喜稱道之然
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頰遊說而
勝者方城侯之學衰焉

太史氏曰世多咎方城侯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
以兵法攻伐不休廢時亂日欲執其父子授諸江與
共繇驩兜流竄放殛同其罪殊不知方城侯之學法
象所寓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所不廢也
永日多暇遊日方城命二子小試勒兵掉鞅摩壘折
馘執俘閭智角力相與周旋亦有足觀者殆孔子所
謂爲之猶賢於已者乎

管之學不善文輝而資守業至有以遊說遊說
馭門者其善其事而問卷風聲輩亦喜稱道之然
以攻戰爲事其陰謀竒計傳於後世縉紳之士多
好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
詔金馬門者徃徃善其事而閭巷厮役輩亦喜稱
道之然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
頰遊說而勝者方城侯之學衰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四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三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四 筠陽戴國士初士訂

五 宗裔李嗣玄較正

雜文

桂齋上梁文

螺江入海引朝夕之靈潮雞岫連雲萃川原之爽氣
茲爲福地爰卜寓居植雙桂於僧園結數椽之茅宇
雖慙肥遯實獲素心同樂天鑑峯之草堂繼惠遠虎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一

三首 九

溪之蓮社迨其吉日舉此脩梁突兀東山接靈源之
勝槩岩崑西嶺藉高木之清陰剪剔荆榛旣開三徑
疏治潢潦爰鑿兩池松筠儼以成行荷芰紛而擢秀
滋蘭菊以共畹蕪芝朮而接畦嘉橘芬芳綠苞露重
荔支璀璨丹實星垂芳菲不絕於四時泉石粗供於
一壑銅瓶夜汲有風月之陪從蕙帳曉開無猿鶴之
驚怨蓬戶嘗開而雀羅可設花徑不掃而朋簪自來
一觴一味以暢幽懷三沐三薰以語至道細推物理
洞觀天地之情廣覽前言極備古今之變曝然放杖
而笑筦爾抱膝而吟餌藥扶衰願寃無生之學登山

臨水終諧樂死之心日危險以全身已憑天造享優游而卒歲實荷皇恩敢效歡謹聊陳鄙志

兒郎偉拋梁東日上千峯海氣紅未向扶葉倚長劍且浮瀛渤看珠宮

兒郎偉拋梁西喬木侵天夕照微但得長生飲芒角最憐新月掛峨眉

兒郎偉拋梁南翠竹蒼松秀色參南極老人疑我是笑將白髮照澄潭

兒郎偉拋梁北魏闕迢迢拱宸德斗車錯落轉高秋帝座熒煌明紫極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二

兒郎偉拋梁上合璧連珠森可仰寸誠何以格蒼穹空餘縹緲青霞想

兒郎偉拋梁下秋色杳來正瀟灑已慙謝傅臥東山更愧裴公開綠野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運際中興安枕由林之閭不愁群盜爭席漁樵之侶誰識故侯採薇散髮而爲物外遊樂聖銜杯而得醉中趣放懷自適與世相忘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答賔勞

賔勞主人曰蓋聞士生於世不逢則已苟逢其時則

必下收衆譽上結主知舒翹揚英發策吐竒隨勢如
轉圜應變如發機默於所當默爲於所可爲服冕乘
軒衣繡執珪澤被九族榮耀一時今子奮身寒苦遭
世隆昌歷金門上玉堂載筆疇均日侍清光魯不能
結舌鉗口循默自守功名富貴計日可取顧乃犯忌
觸諱志闢論疎效長孺之妄發類平仲之遑趨幸蒙
寬恩薄謫坤隅倥傯篋庫沈冥簿書魯不愧悔色澤
膚腴何其謀身之拙而執心之愚乎子殆病矣我其
勞諸主人隱几輒然笑而荅之曰若子之言無自而
可我將勞子而子有何勞於我也尊尊而君卑卑而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三

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襲爵履位上下以際各盡其
道非相爲賜故獻言而計效者臣也聽言而出治者
君也忠臣不避死以立節志士不求生以害仁知致
其在我者而已及其成功則天也昔者呂望興周於
屠釣伊尹干湯以鼎俎審威悅齊桓於飯牛百里奚
得秦穆於五羖馮唐以立談而感文千秋以片言而
悟武馬周由草茅而合太宗婁敬脫輓輅而說高祖
收功當年喬譽千古今予人雖微而屢蒙擢用位雖
卑而接於侍從與聞國論職書言動倘遇事而緘默
戀爵祿之榮寵雖保身之計得將逆天之是恐觀於

古人槩可考焉舜命臣以弼違孔立教於犯顏周設
官以詔嫩而諫惡軻著書以陳善而責難西旅貢契
而召保訓太廟納冊而臧孫言其驟諫如趙盾其強
諫如鬻拳時運而往風流猶傳或伏蒲以移罍或遷
笏而歸田上足可躡帝裾可牽或額叩於龍墀或血
汚於車輪斧鉞在後禹鑊在前咸蹈禍而無悔豈邀
福於未然故能使當世之主勉強以聽感動而後或
藏斷畧以志良諗或存折檻以旌直臣是以士頗得
行其道而振其氣雖匹夫之賤而有所伸雖萬乘之
尊而有所畏衛先王之正道立天下之公議底生民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四

之大福爲社稷之長計夫然後士爲可貴也今則不
然上有仁聖願治之君下無骨鯁敢言之臣其曠大
之度寬隆之德天覆地載海涵春澤假狂妄之或聞
罪不過於黜謫靡聞抗論危言之士誅戮以竄殛也
而士咸沁沁泥泥拘拘戚戚取容喻阿擬步跋喙翁
肩蓄縮卷舌噤默觀時低昂逐勢友側保寵祿以饗
富貴其視天下漠然如越人而視秦人之肥瘠譬猶
仗下之馬韉上之鷹飽毛血而不搏飴芻豆而不鳴
俗日益媮士日益輕其何以功利社稷而紀綱朝廷
乎今子惜我以功名富貴之失病我以筮庫簿書之

繁以此見勞又或不然以展禽之仁三仕以三黜以
待尼之聖委吏而乘田魯連抗志於蹈海仲子辭榮
而灌園于雲不能汲汲而執戟望之不肖碌碌而抱
關士各有志語不同年以此易彼未知孰賢予雖負
於罪戾猶得齒於官聯職事粗辦逸居飽食入則左
圖而右史出則前溪而後山從吾所好其何適而不
安也且予聞之天廻地游日居月諸塵跡俯仰急景
湏臾萬馳空之野馬忽過隙之白駒旅浮生於萬世
寄眇質於八區守滿堂之金玉眷疆名之妻孥節槩
不立道義缺如自昔富貴而磨滅者不知其幾咸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五

莽而丘墟方竊竊然自以爲智不亦愚乎且夫禍福
倚伏變化杳冥震盪廻薄未嘗暫停彼秋之搖落爲
春之敷榮彼冬之凜冽爲夏之歛蒸齊極則雨晦極
則明剝終則賁否終則傾管仲射鉤卒爲仲父傳說
晉靡乃相武丁體道出處因時止行窮非我病達非
我榮雖死生不足以動心又何富貴之與功名抑又
聞之道貴常虛物禁太盛富爲怨府貴爲禍柄隙不
在大力難久勝德裕樂兆於奉策霍氏禍萌於勝乘
與其一跌而赤族曷若退居閑處樂天而知命予方
築室山林買舟江湖冀蒙貸宥得歸故廬樂惠山之

泉石友梁溪之龜魚圃有松竹凡有詩書晚食當肉
安步當車玩意寂莫遊心物初以此終身又安知榮
辱利害之所如也若夫方朔以滑稽而玩世欽明以
姦諛而託儒主父願烹於五鼎伯倫寄傲於一壺商
鞅挾三策以鑽孝公終軍請長纓而繫匈奴韜非立
言於五蠹孤憤之說蘇秦勵志於捭闔揣摩之書僕
誠不能與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之拙愚

山水釋疑

宣和改元夏六月京師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

不見涯涘踰汴堤循顧子門以及北郊浸辟雍蕩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六

津園以及藉田漂溺廬舍人畜不可勝計於是諸門

悉土藉新城以爲固獨東方門南界汴堤北距夷門

山水所不至而去都城十餘里決汴渠灌田野間以

殺水勢於是漕運不通而畿甸悉罹水患矣先是曩

雨有異物形如龍蛇自雨中降獲而殺之識者以爲

水祥已而果然予時僭員左史心獨異之竊觀主上

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厚在位者緣此必有發憤

納忠之人乃寂不聞愚戇不能自己因奏疏論列大

意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

銷伏之策宜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且請因特立許直

前奏事以盡所欲言跪奏屏息以俟翌旦造朝侍立如常儀旣而宰執奏事班返傳旨閣門令先退不復得對因上章待罪遂有沙陽之謫客有獻疑者曰有官守有言責予以記注爲職無言責而論事非侵官乎予應之曰古之爲臣者皆可以有言於君故有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遠臣盡規之義後世官守言責旣分則獨執政大臣侍從論思獻納之官與夫任臺諫之職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雖卑然日侍天子清光以記言動居兩省綴侍從未遇所當論者論之乃其職也曷爲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補闕遷起居舍人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七

人文宗謂之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無辭也祖宗之制雖館職許論事况左右史乎馮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論事罷去唐介文彥博相與廷辯則蔡襄直前論之以所論不當爲罪則有矣未聞以侵官爲罪也予毋不責今之不言而曠官者頗乃責我以侵官耶客曰然則近世任此職曷爲無論事者予應之曰左右史去侍從之間耳幸而不以罪去給札召試則進居侍從之列今人以得侍從爲榮故例爲循默以俟遷耳客曰然則

吾子胡不爲之意有所蓄姑俟他日未晚也子應之曰是何言歟人臣以利爲心者可與事君也乎哉會位慕祿遇事循默而不敢言非以利爲心歟以利爲心則亦無所不至矣且士氣不振久矣在下者惟知爵祿之可貴而決性命之情以爭之在上者惟知爵祿足以籠天下之士而視外廷之臣蔑如也子爲此懼竊不自量欲以區區之身而救一時之弊豈苟然哉况夫以左右史爲未可言而必待侍從以侍從爲未可言而必待執政以執政爲未可言而必待宰相以宰相爲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時則果何時而可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八

言耶此特保富貴爲妻孥計者之論耳未可與語以道事君之說也容曰當其可之謂時故言於可言之時則從言於不可言之時則凶今子之言時乎子應之曰當其可者謂當夫事之可者也當夫事之可則爲時故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必待其時之可則龍逢比干之徒當爲罪人矣昔之君子於邦有道則危言危行故鯁直之論必陳於聖明之主而防患之說必出於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太公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帝舜武王商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愛君之誠深則

納君之言切也。答曰：子之職當言而時可言，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子之言曰：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錯伏之策。夫災異之說起於漢儒，今子之言若是，揆於吾聖人之學，得無戾乎？子應之曰：昔高宗有雉雉之異，而祖已訓王以先格。王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所以謹天戒也。漢儒乃附會而爲之說，牽合穿鑿，使人難信。此所以得罪於聖人。若夫遇災而懼，正厥事以謹天戒，乃吾聖人之旨也。何戾之有？容曰：借使子得請而直前，則所論者將何爲？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九

予應之曰：孟子不云乎：一正君而國定矣。所謂正者，豈事事而爲之哉？特在夫心術之間耳。茲事體大未可以立談判也。客愕然曰：曩也吾有疑於子，今聞子之言，渙然冰釋矣。因敘其語以爲釋疑。

華山辯

五嶽之名，若岱宗謂告代之所嵩處中，而特高，衡居下而適平，其理皆可以意推。獨華山命名之義最爲難曉。字說謂華西方嶽也，故指所生物與琥同意。說者曰：白虎通謂少陰生華，夫物以春華，故素問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西方乃擎斂之地，何華有之？又曰

華山有蓮華峯其上生蓮華邊之詩所謂太華峯頭
玉井蓮是也指所生物因是得名夫草木之華皆華
也何獨取夫蓮華而謂之華哉竊嘗疑此說以爲未
然元符間予西遊過華陰縱觀太華自平地斗起數
萬仞氣象雄偉與衆山之遷迤不可同日語也今來
沙陽見其圖於羅丈疇老家疇老頃常官華州得此
圖尤不失真開視恍然與昔見無異因得之所以命
名者周官曰使無華離之地禮曰爲天子副辰則華
之凡有所分者皆謂之華故草木之華謂之華者以
其分故也山之形類多上銳獨太華其上翼然分而
爲二如草木之華故名曰華者以山之形名之也其
傍小峯與之相類則曰小華山意可見矣以經考之
凡山之名有曰熊耳者有曰龍門者有曰砥柱者有
曰析城者皆名以山之形奚獨於太華而疑之事不
親見而爲之臆說可乎此不可以不辯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

戒貪

盜入梁谿之室探囊發篋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逸
候人疑而訊之色變執於有司計贓抵罪其法當黜
梁谿愀然曰之盜也妄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迄
于戍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於吾之室也自

謂得志慨然負匱篋簪囊而趨不幸而警斲得不足以克其欲則噍然有不滿之意迨執於有司也曩之所營度而探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焉與夫世之貪者亦何異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蠟幸人主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縢溢矣子孫宜矣猶且噍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溘先朝露則向之所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種現前獨以身當之淪入若趣有至於積劫而不能脫者自智者觀之其異於此盜幾何因書之以爲貪者之戒

書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書僧伽事

世傳僧伽爲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於傳說著於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于朝迎親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修僕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肫齋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攜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固已嘆異得未曾有及辰已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

停光彩炫耀鏢人精言凡一餉時若有掣之者珠自
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湏臾入
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
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隱不現其楹檜
間小鐸中亦各有珠番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月晝
燄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
小者如舍利熠燿繽紛若可承攬至午未間方漸隱
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燾奉使
徐裡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謂自昔
顯宗神變未有若之盛者其後融齊具圖以聞有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二

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于所見者八年東
甬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溢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
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駭莫
知所爲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以餌餅施之且
告之言此何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答袒去上服徑
趨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湮水道于是人
力可施水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斬然
無尺椽片瓦之遺積於壞門如累壘然始知是夜乞
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下開局則所施餅
餌尚留鉢中此一事予得於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

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江湖是時僧伽
出見輦轂之下者凡三初見于感慈塔若揮扇然又
見於天清塔又見於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爲行
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底寧有詔
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
屢見萬目具瞻踴然靈光佑我昌祚蓋謂此也予時
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無得于見聞者惟普慈
巨濟大士滅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
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
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衆生有大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十三

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化身而維摩詰
所說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
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書所見聞者著
于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實參修菩薩行者有所稽考
凡與見聞皆發信心皈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二
十五日昭武李綱沙陽寓軒書

書杜祁公事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爲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郡謁杜
祁公語旣久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退而思之不曉
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觀公志氣欲

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念妻孥之憂則不可於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中世士大夫以仕宦爲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徃徃還顧無所歸爲妻子計緝口結舌者多矣間有不恤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糊其口於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爲戒可不悲哉觀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知也

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爲難玉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吾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四

曰莫難於定策永叔曰設使吾輩處此時當如何玉局曰然則孰爲難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構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還處置旣歸省取懷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勅編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填勅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卽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以於是兩宮

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余作畫錦堂記言公不動
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蓋謂此也王巖叟著魏
公別錄逸此一事因書其後

書曾子宣事

紹聖中董敦逸爲侍御史奏疏論官禁中事哲廟怒
甚將加遠竄宰執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
因奏曰敦逸庸人不足惜以言事一不當而遠竄所
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敦逸得重名耳宰執亦以爲
言哲廟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親得此事於子宣
嘗以語予因曰人臣不識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倘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十五

有惜朝廷之體以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退之論
佛骨事憲宗將抵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
播州度亦以母老爲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
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
可復見可爲歎息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五

宋 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 宛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 蔣李嗣玄較正

題跋

皇帝御筆詔書記

皇帝在御之八載歲次甲寅冬十月叛臣劉豫借助強虜稱兵南牧侵擾淮孺邊奏來上有詔親征戎車啓途六師雲集號令賞罰悉出宸衷將士奮勵人百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三十四 允

其勇捷音載路屢奏膚公虜氣震讐潛軍宵遁策勲飲至慶賚畢行皇帝慨然悟前日退避和議之非治兵飭備有不可已者乃以寇退之初圖爲善後之計發德音下明詔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詢于舊弼微臣嘗切近司亦與諮訪之列竊自惟念受知最早荷恩特深平時常恨屏跡遐遠徒抱孤忠不獲以芻蕘之言達于丹宸恭承清問其敢鹵莽滅裂以對既竭鄙慮條具上聞仰塞詔旨又以朝廷根本時務之所當先者六事冒瀆天聰惟是學識迂疎言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伏蒙聖慈容以天地

之度燭以日月之明赦其狂瞽而察其拳拳之忠親
御翰墨降詔褒諭所以寵綏之者甚渥訓辭溫厚有
金聲玉振之章筆蹟瑰奇有鳳翥鸞翔之勢天光下
逮蔀屋生輝顧臣愚庸何以稱報竊觀自昔帝王當
承平無事之時圖迺治績未嘗不以求言爲急務故
免有衢室之咨舜有總章之訪禹重昌言湯稱好問
况於履艱難之運建不世之勲哉秦詢黃髮而霸業
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光武用寇鄧耿賈之謀而炎
運復興太宗聽房杜王魏之言而唐室大競古今一
理何莫由斯仰惟皇帝圖治之勤求言之切博詢精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二

詳斷以必行無愧前古則夫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
智以大有爲脩舉政事震耀威武削平僭僞底定中
原紹復祖宗之大業以致中興有不難也臣雖衰病
待盡山林傾耳拭目猶庶幾及見之謹以御筆詔書
摹勒成碑以昭示天下使知聖君不忘舊臣詢事考
言樂取諸人以爲善如此用爲獻言者之勸不其韙
歟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有五日具位臣李
綱謹記并書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喚御書跋尾

宣和內禪燦然明白與堯舜比德視唐三宗爲不足

道靖康之初金狄犯闕道君南幸淮浙淵聖固守京師兩官間隔陰有小人交闖其間所以寇退二聖重歡畧無疑阻者實賴不二心之臣調護之力也至靖康末在廷之臣多罷去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事專以離間爲進身固寵之資偃然自謂外敵之不足慮迨虜騎再至道君不得行入居禁中淵聖始感悟罷唐恪相出聶氏耿氏父子奉使割地稍召還舊人然亦已晚矣都城旣破翠華北狩天下臣子所同憤慨咸謂敵強我弱之所致不知禍變之興以小人離間爲基胎也夫處人父子間號爲至難况當國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艱阨之際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繫哉其後唐恪仰藥而死聶山爲絳人所誅耿氏父子全家陷沒相繼殂隕天之報施豈不昭然方靖康丙午春臣僞位樞廷被旨奉迎道君於南都時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宋曉適自淮甸召還入對又來淵聖御書如行宮邂逅相見甚款聽其言蓋惓惓有意於兩官者及紹興丙辰夏臣承乏江西帥事復與曉會於豫章曉出示道君御書所以褒獎之者甚厚翰墨如新伏讀相與流涕乃知前日之言信不誣也追思往事十有餘年如一夢間鑿與滯於沙漠而未

選中原因於蛇豕而未復痛心疾首不若無生今者
天啓上心念父兄之辱親御戎輅以臨大敵將士奮
勇盡殲醜類靈旗所指其將恢復培塿士迎兩宮以還
故都有問安侍膳之期乎杜甫有言周宣中興望我
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此微臣今日之志也紹興六年
十二月十四具位臣李綱拜手稽首謹書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靖康初綱備位樞廷嘗一日同宰執奏事內殿蒙恩
賜坐啜茶有旨召皇子國公出見宰執小帽窄衫王
東帶升自東廂至御座前奏問聖體西鄉與宰執相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四

揖日角珠庭睂目如畫進止雍容儼若成人群臣咸
竊竦歎後一月遂正東宮位號是年冬金寇再犯闕
都城失守二聖蒙塵皇太子亦北狩天下聞之莫不
痛憤嗟乎生帝王家正位儲貳有溫文之德有天人
之相一旦倉卒至此天命之所以難諶也方淵聖東
宮時嘗以皇太子學書一幅贈詹事李公家藏至今
其楷許忻出以示綱覽之流涕謹誌其末庶幾觀者
知流傳之所自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李

綱跋

跋了翁墨蹟

余政和乙未歲自尚書郎謁告迎親霄溪時了翁自
天台歸通川與余相遇於姑蘇一再見有忘年之契
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
居南康其族人陳淵幾叟往見之余因寓書通懇懇
且以序送淵并致意焉既而了翁荅書辭意懇懇至
舉狄梁公及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
予竊惟公相期太過非所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
元歲次丙午天子初內禪金狄犯關余蒙異恩自奉
常不旬日擢叅大政實總軍旅之事踰月寇退宗社
已安四方救寧叨處樞輔追感知已恨公云亡不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五

見也未幾出使宣撫河北河東兩路月餘而罷旋即
竄貶由建昌再謫川峽適盜據荆南路梗少留長沙
前京畿提刑王君以寧不知於何處得公荅余書橐
獨闕其首數句示余俾追思補亡慨念平生爲之流
涕教授吳君致堯復出公墨蹟數帖求余跋開卷讀
之凜然如對面而聽其童童之言也吳君嘗從公遊
篤善好學因錄余書序及公所荅書并以遺之以答
其意且見公知余之厚云靖康二年四月三日武陽
李綱謹跋

余趣寧江謫所取道湘潭王周士出高麗紙求書時
金寇再犯闕將半年未解余聞召命將糾義旅以援
王室萬一不捷當遂以死報國矣周士未果行而許
爲之繼因書杜子美此篇遺之以激其氣云靖康丁
未孟夏四日武陽李綱書于長沙漕司之翠鵲堂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了齋陳瓘也閩之沙縣人

了翁得邵康節易數皇極先天之學心解神悟多能
前知如丙午歲事嘗爲所親者預道之壬寅春公未
沒前數日其孫婿蕭君建功以絕求字公爲書老杜
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畧無衰病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六

氣蓋寓意靖康之變於其間以公之學精微知數之
必爾而平生議論慨然不少屈折雖流離顛沛妻子
至凍餓而不顧可謂不以天廢人矣蕭君訪余於武
昌出公書以相示爲歎息者久之余嘗著論古人處
天人之際者正與公合因并書以遺之使讀者知公
於古人無間云

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

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患他無
足恤所懼惟死耳今則死生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
其自跋敢疑論後殆懼死時語也其後謝謫官表云

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猶覺有生之
有患則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晚
年然後不以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詩襄陵字崧老名翰與忠定
公及吳元中同時爲賢宰執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
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
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
而法三傳締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
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猶天
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其石之書則何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七

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
所聞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
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
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
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根本也棄傳而觀經則
是去其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
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
著之蓋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
三傳所不能言者余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覩
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

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並駕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于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於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八

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則學者其可不盡乎欲盡焉當自此書始建炎己酉歲正月五日武陽李綱書

書寄崧老易傳後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曳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坎爲輪輿旣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後故象爲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爲見輿曳自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已之意故也曳之象皆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力者安能曳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

下則以舍車而徒爲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豈非字字有象而互體之類易可少哉此秘殆亦昔人所未覩也前所錄數十條皆考於象而爲之說旣與世之說易者不同於襄陵易傳亦有不合者願叅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因風詳誨爲望聖人立象以盡意雖如觀天之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有至當去處吾儕卽象以求之正如法家斷案鋪陳法律求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其罪則以笞杖爲徒流相去遠矣此所以必資於講貫之益在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理義之說孰有大於此惜乎江海之遼絕而音問之難通也此編切勿以示人非唯尚口乃窮之時不足以取信於世亦其間有未安者隨得隨改也所著易傳九卷總論二卷外篇釋象十卷訓辭三卷明變類占衍數各一卷合三十二卷俟定居當悉錄致左右以求証明唯痛加斤斧乃所望也

歐陽文忠公書

跋歐公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戲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辯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

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而興東坡亦以憂奠之後屢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跋司馬溫公帖

朝廷之上事貴當而不貴苟寬言貴盡而不貴苟合苟寬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熙寧間犯謀殺者聽自首減等非不爲寬而廷臣毅然爭之反覆論難不已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爲害而展盡底蘊不敢爲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爲天下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十

跋顏魯公與柳冕書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銅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爲人柳冕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槩云

慶餘長老開堂疏跋尾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疏先公太師所

作也元祿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叅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欸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竒特盡歸誠祈懇尙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箸就師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

且請師再開堂以號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旣七月再升堂而化呂公爲作碑且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元年綱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歎仰後十四年紹興壬子歲被命宣撫荆湖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爲之歎息又三年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師之法眷也間嘗訪師遺跡惠然見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法然因留藏于家傳示子孫而爲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

之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死生一如去來自在有如此者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男

綱謹書

附錄慶餘長老開堂疏 此忠定公尊人修撰公贈太師諱夔所作也

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磨露西

來之肯萬派殊流而宗於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

一燈雖桃發前村自舍真諦而琴逢妙指方暢清

音喻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

殊寶器所感不齊則藕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

有宗匠誰為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一

為已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殺活臨時禪律通融音

契樂天之問雲山靜遠令難思大之居而况維摩

示疾而莫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既俯從

於興願宜遂演乎潮音肯冷雞嶺曇花不開閩嶺

必使曹溪法雨重灑建溪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

疏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竊觀唐質肅公論潞公燈毬錦事有以見當時士氣

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諫論列

乃其職也人主未察震怒竄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

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
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作爲歌詩敘述
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
內地召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盛德之事耶其
後諫院公亦論荆公於熙寧間觸權臣怒謫官嶺海
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
矣一斥不復卒使抱義納忠之臣流落以死其視嘉
祐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鄒公以論椒房事遠竄
則餞送者悉置典憲中丞安敦彈奏猶以爲輕望其
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敢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三

哉茲風一翦士氣頽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爲當
然任言責者不過扶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爲
進身之資甚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主之聰
明其宵長慮却顧爲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役廷
臣無一人言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爲梗非無自
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舉繩
愆糾謬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盡激濁揚清之
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庶氏父子繼論時宰於
權寵方隆之日面折廷諍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萃
于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

之歿碑誌不立其族子邵陽太守遵懼歲月之綿遠
而前德之堙墜哀集章表及送行詩等合爲一卷將
刻諸石以垂不朽其意豈獨始訓後裔爲家世光哉
使士大夫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紹
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十八日武陽李綱伯紀書

跋張豬仲樞密遺藁

豬仲名叔夜卽平
宋江方臘之亂者

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
獨有一稽紹安史之亂首倡義兵獨有一顏真卿朱
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
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寇再犯闕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十四
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遁以自全獨樞密張
公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
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
何以加諸綱頃執筆矻矻寓直東省公時夕拜璫闈
周旋甚懼迨靖康間宣撫兩河祥公之子叔獻以從
常見所與家固勉以忠義因以歎服其後聞公遂死
國事爲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餘年叔獻持節江東
綱帥守豫章相遇於貴溪道中出示遺藁數軸讀之
不覺淚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
之爲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

不愧哉

蕭子寬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天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福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於此矣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爲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賢蓬戶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遺佚而阨窮好學如顏子而早死信道如楊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也爲惡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筲之才乘時而致顯位以駟僮負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五

殘如盜跖而得終其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咸顯大於當世是禍淫之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君子之常而反禍焉者君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之常而反福焉者小人之幸也將處夫幸不幸之間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修身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專以自爲豈竊竊然以是徼福於天哉問學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修其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之全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嫌于貴雖夭而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傳而不知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於胸次其精神志氣足以

傲睨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又奚禱福之
足云昔者吾友子寬嘗從事於斯矣子寬姓蕭氏名
愷世爲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
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騫無所不通
與人持論辯博閱肆聽之纒纒志倦尤善著書自成
一家言其爲人孝友愷悌敦尚節操於世味泊如也
然而學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固自擢第歷官幾
二十年而位不升於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糊口官
子爾雄不幸道疾而死而年不迨五十傳家惟一子
且以疾廢是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於其身自世
人觀之其不可哀也耶然子寬於予平昔最厚善予
嘗從容叩其治心修身之說高明穎脫無所滯礙非
徒言之亦允晷之故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
其死也所謂壽而不亡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
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
不察者致疑於其間故爲之作哀辭以道意云

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內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蕙
之芬芳包古今於學問兮達至意於文章位不足以
稱其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難老而早死兮宜有
乎而病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

之脩身兮貴力學而自強蓋端以爲已兮豈責報於
彼蒼存一氣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翱翔齊死生於晝
夜兮何富貴之足臧觀吾身於露電兮顧委毗之何
傷並天地以悠久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
兮謝塵寰於稅糠嗟世俗之迫隘兮咸物逐而我忘
眇所得之毫釐兮遽氣盈而志張廓宇宙以遐觀兮
寄一身於八荒前千古之悠悠兮後百世之茫茫徐
榮耀於瞬息兮將見咲於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兮
盍朝露而氓藏與草木以同腐兮何山高而水長惟
夫子之英爽兮顧死生而不忘託友義於斯文兮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七

德音之播揚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魏公諱齡當忠定公宣撫
河北時劉與公不合及其

死難而公哀之如此
此其所以爲忠定也

靖康改元之夏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余
承乏樞廷被命宣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爲副
秋七月余得旨駐師懷州劉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瓌
鄭建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潛龍圖閣待制折彥
質主隆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顯主汾
州路期以七月未進兵獨解潛與虜騎遇南北關力
戰而潰餘皆不進余上疏請治諸將不如約者且止

諸司無得專達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此
必誤國事願乞罷去有旨召赴闕議事而以种師道
代時八月二十三日也已而師道病死軍中卽以劉
公爲宣撫司折彥質副之其冬金人兩路深入劉公
造朝城陷遂死節於虜營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處之而
是如張巡之守睢陽其食人以爲糧者可畧也處之
而非如樊系之草朱泚冊文冊成而後仰藥又何補
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鮮仗節死難
之士幾何不爲夷狄所笑而劉公毅然不以用舍動
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
羞失節之伍豈不誠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已不無瑕
類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強敏之材
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典
褒崇錫諡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於無窮也
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羽以墓銘謚議來求
枕章余謂旣嗟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其

詞曰

士有一死處之爲難死得其所名重大山倚嗟劉公
惟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夷狄歎息矧惟士夫

激懦愧媮名教之扶美謚易名宸章篆碑爲宋忠臣
萬世同輝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勿爲公哀公實不死

予國殤文

歷敘中人監軍
之獎足爲炯鑒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
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
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
朔結曦聚兮屯羊犬之羶腥
帝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
哀師鞠旅兮致天討於
不庭
聶尔小醜兮仇大邦
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
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遠捷奏於三城
縱四路之分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十九

兮以全力而當熙河之兵
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
而弗明
統十萬之驍勝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
路遠
迴以崎嶇兮山斗絕而崢嶸
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
波於聯營
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何以施其能
墮
黥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
顧出塞之幾何兮亡
隻輪與匹騎
豈無偏裨之勇畧兮與士卒之猛鸞棄
甲冑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銳
山積雲委不可計數
兮成舉而填於靈山之壑
推於饑虎之喙
彼本兵之
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
匿實狀而不聞兮謂馬蹙
而崖墜
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殞於自斃
痛忠魂之

詎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
常勢柰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爲戒邈九
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而蔽也嗚呼
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
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
退無所歸魚驚沸鼎默駭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
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陬
氣鬱鬱以衝漠魂慄慄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
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遛而怯敵或敗
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故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二十

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
死邊陲忘其大烈摺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
之曷其贈予不及賻賻不時浚者已矣生者長悲其
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闔
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
而鈍則蹇戰必勝而攻則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
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畧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
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
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
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

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之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
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
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頽
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
差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夏隆蒐兮歸來兮彼西
方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惟聖天子

祭陳瑩中左司文

瑩中即了齋陳龍也

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寔階廡任藹然休聲以節
義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鑒裁而物無遜情

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有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一

知獨見之明其在譴逐險阻艱難無不脩葺而心不
少懈者惟愛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十年而志
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以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怡然
委化而了無芥蒂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
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旣克
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
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胸中素所蘊
蓄雖設施之未會然推原其心夷攷其行合海內之
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
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

之交情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志德與齒襟期
自親迨謫沙陽通問慙懃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
自南遽遭憫凶孤苦杜門公亦比徙一水相望慰誨
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者未分悵蒼生之失望
痛故老之凋淪瞻淮楚而殞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
情于一奠冀靈爽之或聞

祭黃大資政墓文

黃公名履邵武人黃長睿之祖也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甥
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致祭於
舅翁特進大資政黃公之靈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二二

懿致位丞轄爵爲名臣盛德元勳載在信史搢紳之
士多能言之非綱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
甥孩提而孤鞠於外氏誨誘長育如已子然甥舅之
情世所罕儷顧茲孱陋慶流有衍幼荷獎知命以名
字死生契濶三十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
躡天實使之誤蒙大恩起自閑廢俾總師旅往撫南
邦假道故鄉恭造墓下敢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
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幾歆之尚饗

宋史於黃公有不滿之辭忠定屢稱之不置此
竟以節行相推忠定非阿私所親者以此知國

史之所褒譏亦

未可盡信也

祭許崧老文

嗚呼天地磅礴河嶽炳靈篤生異人鬱爲世英長松
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共性情也澄淵藻鑑燭理
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
古今議論閑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鶴翔翥宇畫
精也勇于爲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
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有一于此垂世
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
盛衰春秋名分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
制作孰大于斯公獨潛心扶掖香微解駁三傳批糠
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義盡麟經粲然有輝嗚呼
哀哉漢有祿隱時惟子雲英林拔萃高識邁倫擬古
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
其人訓釋微辭與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
哀哉我之識公逾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
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連翩我謫湖外公寓
江邊邂逅相寓廬山之樊揮手深談逢旦不眠我謫
嶺外觸月瘴煙與死爲隣蛟鱷齧涎尺書屢及夫豈
相憐迨其北歸喜兄顏間願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
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

艱難賢智驅馳深棟之壞哲人遽萎藐然一老夭不
愁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視漂泊臨川之涓無適
非土公其未歸聊陳薄具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
聽之尚饗

公所謂傷心涕零三友之篇者蓋崧老嘗
作三友篇詩言已與公及吳元中爲三友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二四

10810

